

# 由慶祝《全國新書資訊月刊》第 200 期談起

歐洲臺灣研究協會秘書長 | 蔡明燁

欣聞《全國新書資訊月刊》出刊第 200 期，不禁百感交集。

回想 1995 年間，中天電視臺有另一個頻道叫做傳訊電視，創臺之初曾以「華人界的 CNN」自許，在倫敦設立了一個分部，由資深電視記者張桂越小姐負責，因為人力資源有限，以按件計酬的方式，吸納了很多自由工作者，我當時剛開始攻讀博士學位，經過同樣在英國求學的好友謝嘉錕（現為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講師）引介，我提出了報導英國大型文學獎布克獎——現已改名為曼布克獎（Man Booker Prize）——的構想，桂越欣然同意，於是我開始和布克獎的主辦單位、各入圍決選名單的出版社與作家、以及各大書店聯繫，製作了四至五支系列專題報導，內容包括布克獎的源起和未來願景，與入圍作家們進行訪問、對談，一直到最後頒獎典禮的盛況等。

我還記得當初的入圍作者中只有一名女性作家巴克（Pat Barker），最後由她的小說《幽靈路》（*The Ghost Road*）奪魁，其他陪榜的三名男作者分別是來自澳洲的溫頓（Tim Winton）、出生於南非的卡特萊特（Justin Cartwright）、還有大名鼎鼎的印裔魔幻寫實作家魯西迪（Salman Rushdie）。我個人最大的遺憾是沒能訪問到魯西迪本人，他那時仍因 1989 年出版《魔鬼詩篇》（*The Satanic Verses*）而遭受回教徒「格殺令」的追捕，行蹤隱密，要不然他 1995 年的布克獎入圍小說《摩爾人的最後嘆息》（*The Moor's Last Sigh*），一直是很喜愛的作品之一，比《幽靈路》更契合我心。

布克獎的電視系列報導結束之後，我意猶未盡，總覺得好不容易才和英國出版界建立起的一點兒聯繫如果輕易中斷了，不免可惜，同時也深刻感受到影音媒體在傳播工作上的利與弊，所以我接著馬上開始以文字報導及評論的形式，為當時的《中國時報》「開卷版」，以及國家圖書館的《全國新書資訊月刊》（以下簡稱《新書月刊》）撰寫有關英國的各種文學獎、出版市場、閱讀運動等文章。「開卷版」因為是日報裡的週刊，版面有限，編排精湛，文章講求簡短扼要，而且必須顧及時效，最好還能附上沒有版權問題、高畫質的照片供編輯參考選用；相形之下，《新書月刊》每個月只出版一次，而且頁數充足，比較沒有時間和字數上的限制，舉凡任何跟「書」有關的好文章，編輯團隊都會儘量以最專業的態度加以尊重、配合，也所以從一個文字工作者的角度來說，為《新書月刊》撰稿，簡直稱得上是一種享受。

就這麼持續地觀察大西洋兩岸出版現況，以及年復一年撰寫對英國書市的回顧與分析，怎知屈指一算，原來我跟《新書月刊》結緣竟也已經十餘載了？真個是光陰似箭，也備感滄海桑田。

這二十年來，傳訊電視已成過往雲煙，我自從取得博士學位之後，學術工作日漸繁重，早已脫離了「開卷版」的寫手行列，雖仍繼續為《新書月刊》寫稿，只能偶一為之，遠不及我年年都想多寫一點的發心，然而《新書月刊》的內容不斷充實、更新，也可見編輯團隊的用心與成長。其實也正因《新書月刊》長期以來提供了愛書人這麼一個天馬行空的好園地，這段看似漫長又眨眼即逝的歲月裡，我才得以結集出版了三本以「書」為主題的作品——《英倫書房》（2001年，揚智出版）、《英倫蛀書蟲》（2004年，生智出版）、以及《小書房大天地：西方文學閱讀地圖》（2010年，立緒出版）。其中《英倫書房》以短篇書評為主，是我在1990年代走進英語文學世界歷程的反映；《英倫蛀書蟲》開始解析某些文學或文化現象，並且大篇幅地推介重要的當代英國作家；到了《小書房大天地》，終於回歸於較生活化的文字書寫，側寫了幾個我喜愛的女作家，系統性地整理了長久以來對國際性文學獎的認識，同時也藉機分享了閱讀私生活。

除了個人工作生涯和寫作風格的轉變之外，在與《新書月刊》合作的十餘年間，我們還共同見證了英國出版環境的遞嬗與更迭，例如文學獎界資金來源的變遷，使布克獎變成了曼布克獎，惠特比文學獎變成了科斯達文學獎，同時曼布克獎還增設了國際曼布克獎，企圖與諾貝爾文學獎一爭雄長，而威爾康文學獎的設置，旨在鼓勵生醫類科學文學的創作，焦點著重在文學，與英國皇家協會科學書籍獎較高度的科學比重做了區分，以雙管齊下的方式，讓英國的科普寫作持續升級。

但說到了整體出版環境的變化，亞馬遜網路書店的大行其道，以及數位出版、電子書和閱讀載體的e化現象，毋寧是一個21世紀後的世界性革命，無論對臺灣、英國或絕大多數國家的出版市場，都造成了莫大的衝擊。

我在為《新書月刊》撰寫的〈2010年英國書市〉回顧專文裡，曾經指出電子型閱讀載體開始廣被一般讀者接受的現象，此後五年內，電子書的銷售數字扶搖直上，而因應數位科技的長足進步，各種網路發表平臺打破了創作者／讀者的疆界，讓自我陳述成為一種習以為常的行徑，加上各式各樣的電子書出版軟體不斷推陳出新，大幅降低了出版關卡及所需資金，因此自費出版迄今已衍生為英國電子書的出版主流，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自費出版電子書固然漸趨流行，但能藉此賺大錢的作家仍不多見，事實上，很多私房作家之所以選擇自費出版電子書，主要的目的還是想要吸引傳統出版社的注意力，因此他們不惜賤價出售電子作品，並且想方設法建立知名度、提高點閱率，因為這些數字本身都將被視為市場的證言，增加他們和出版社談判的籌碼。

雖然許多文學評論家及出版人憂心忡忡，總擔心自費出版、數位出版、電子書等發展不斷擠壓賣書的利潤空間，將造成出版社的選書策略一步步偏離文化考量，逐漸朝商業取向靠攏，然而事實一再證明，值此數位時代，一本書的外在型式固然有著從前所意想不到的重要性，但

更不容忽略的部分，終究還是它的內涵，因為文學作品的成功往往是不能靠數據的計算與數學推論而獲致的，甚至一本書在某個國家暢銷了，並不能就保證在另一個國家也必定暢銷，因此在很大一個程度上，出版事業仍存在著各種文化變數，而這也正是《新書月刊》最大的貢獻之一，除了推介國內外的各種書籍、作品、出版風潮、閱讀活動之外，更提供作家與讀者一個交換不同文化品味的場域，豐富多元的文化價值。追根究柢，書籍跟出版社都不太可能會滅亡，問題在於他們將以什麼樣的方式繼續存在，透過《新書月刊》長期的關心與探討，在從國際市場的借鏡中，或許我們也將看見國內出版事業各種嶄新的契機。